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一团黄泥塑古今，指间岁月有清音。在邳州，有一种艺术，从大地深处生长，在百姓指间开花。它不言语，却藏着村庄的晨昏、孩童的笑语、岁月的祈愿。它不喧哗，亦不矫饰，只以最质朴的形态，静守于时光的角落，讲述着人与土地之间那未竟的温柔叙事。

千百年来，这泥土中的艺术，默默陪伴着一代代人的成长，承载着乡土最深沉的情感与记忆，它就是“邳州泥玩具”。

泥土记忆 流淌千年的民间叙事

邳州泥玩具的历史，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河，蜿蜒曲折，却深深印刻在一代代人的生活与信仰中。

古代泥玩具的盛行，根植于最朴素的生活需求与精神寄托。在农耕时代，泥土是最易得、最富亲和力的材料。对寻常百姓来说，它成本低廉，却能在巧手中幻化出无穷趣味与寄托。

人们捏土为偶，最初源于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，用于祭祀祈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人畜平安。随后，它逐渐融入岁时节令与人生礼仪，成为春节添喜、庙会赶集、馈赠孩童的必备之物。

尤其在邳州这片位于古黄河下游、运河沿岸的土地上，水路交通的便利促进了文化交流与商品流通，本地特有的黄胶泥质地细腻、可塑性强，为泥塑技艺的滋生提供了绝佳土壤。

唐宋时期，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与民俗活动的繁荣，泥玩具从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走向喧闹的市井生活，其娱乐与审美功能日益突出。

至明清，邳州泥玩具已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，造型不求写实精准，而重神韵夸张，充满拙拙之趣；色彩运用大红、明黄、翠绿、黑、白等，对比强烈，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与乐观精神。常见的老虎象征威猛辟邪，公鸡寓意吉祥报晓，胖娃娃寄托了人丁兴旺、牛马代表六畜安康。

每一件泥玩具，都是将乡土生活的观察、民间信仰的希冀，浓缩于掌心方寸之间的艺术结晶。

这些从泥土与火焰中诞生的形象，造型古朴粗犷，色彩热烈明快，超越了单纯的玩具范畴。能吹响的泥响碗，曾发出召集玩伴的哨音；昂首挺胸的泥公鸡，是家家户户“大吉大利”的愿景；威风凛凛的泥叫虎，守护着孩童的梦乡；憨态可掬的泥娃娃，寄托着生命繁衍的祝福。

它们是百姓心中吉祥辟邪的图腾，是情感释放与精神寄托的温暖载体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一团来自大地母亲的泥土，经过父辈的双手，点上几笔鲜亮的颜色，便能点亮整个童年，成为连接家族记忆与乡土认同的纽带。

然而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，这门依赖于慢工细活、扎根于传统民俗的手艺，也如许多民间艺术一样，难以抵挡时代的冲刷，渐渐沉寂。那曾经响彻街巷的泥哨声、庙会摊头明亮的色彩，逐渐褪为模糊的背景，只在老一辈人茶余饭后的回忆里，偶尔泛起温柔而黯淡的微光，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尘埃轻轻覆盖的过往。

● 受访人

刘洪海
邳州市那楼镇人，“邳州泥玩具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邳州泥玩具

邳州泥玩具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，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的泥响碗等文物印证其6000余年历史。汉代文献已记载民间泥玩具流通，唐宋时期普及于邳州民间，经千年演变形成半塑半画的独特工艺，品种涵盖泥响碗、泥叫虎等40余类。其造型融合雕塑与彩绘，中空结构可发声，纹样多具传统吉祥寓意。2006年该技艺入选徐州市第一批市级非遗，2015年列入江苏省省级非遗名录。



制作泥玩具的工具。



做泥响。



打洞。



打洞之后，修饰洞口的角度保证音色。



修饰泥响的形状。



插模。

泥土不语，却道尽春秋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

记录农村生活的泥玩具。

指间乾坤 与泥对话的匠心独运

这些承载着儿时快乐的泥玩具，诞生于一整套绵延千年的手工体系之中。其制作，是一门与时间和自然合作的艺术，更是对手艺人耐心、悟性与生命经验的漫长叩问。

匠人们深谙本地泥土的脾性。通常于秋后，选取河道旁沉积层下1—1.2米的黄胶泥，经历“取土、晒土、筛土、泡浆、沅打、醒泥”等多道前期准备。

“邳州泥玩具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洪海回忆道：“泥就像人，有脾气。醒不好，土质就没有弹性，烧出来的泥塑就容易开裂。”只有将泥醒透，才能得到那份细腻柔韧、不开裂的“活泥”。

而真正的创作始于“捏塑”。手中无稿，全凭心中流淌的图样与生活印象。一捻一揉，一贴一刻，形态便从指尖生长出来。“开始就是瞎琢磨。”刘洪海坦言，“捏个鸟像块饼，捏个人站不稳。没人教，全靠自己看、自己想，一遍遍重来。”农忙间隙，田埂边就是他的工作间；煤油灯下，反复捏塑直到深夜。泥土从他粗糙的指掌间，渐渐学会了顺从，也有了生命。

成型的泥坯需在阴凉处自然干燥数日，再送入自制的小土窑，以文火缓慢煨烤。“火急了会裂，慢了又不坚。”他说，“泥塑完成后先放置20天让内部潮气散尽，用温火烧2小时、中火烧2小时、大火烧4小时，一共烧8小时。”

当泥土历经火的淬炼，便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“泥玩具”的蜕变。传统的邳州泥玩具，多为能吹响的“泥响”，是孩童唇边的清脆哨音，是市井喧嚣中的活泼点缀。刘洪海并未满足于复制那些代代相传的吉祥造型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与生活。

传统技艺成为他手中的笔，他要书写的不再是单一的意象，而是完整、生动、饱含温度的农村生活。

创作之初，他常常驻足于田埂村头，目光掠过每一个躬身劳作的背影、每一处炊烟升起的院落。那些生动的瞬间，如同底片般印在他的记忆里。回到家中，面对素净的泥坯，他先用竹签轻轻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与动态——老农扶犁时前倾的肩背，妇人推磨时擦拭汗水的模样，孩童嬉戏时欢快的笑容……

接着，他用手指与简易的自制工具，细细雕琢出肌肉的线条、衣褶的走向、表情的细微变化。泥土在他指尖被唤醒，逐渐凝聚成有呼吸、有故事的形体。他说：“我做的不只是‘像’，而是要把那股活生生的‘气’做进去。”

当成型的泥塑完全干燥并历经窑火洗礼，一件作品的骨骼与肌肤便已奠定。此时，便迎来了为其注入血液与灵魂的时刻——上彩。

以白粉打底，再用毛笔蘸取赭石、石绿、朱砂等矿物颜料勾勒敷彩。刘洪海在传承经典纹样之余，笔触间融入了更多来自生活的观察：“我给老牛添上拉犁时鼓起的筋肉，在农妇衣襟上画出被风吹动的褶皱。它们不只是图案，是我们经历过的时间。”

刘洪海作品大多描绘着邳州农村生活的变迁：推磨、耕地、纺线、炊烟……人物或逼真或夸张，细节刻画精细，连老太太手中缝衣针的针眼、油灯上跃动的火苗都清晰呈现。他说，创作是为了“展示老一辈人生活的场景，提醒现在的孩子们要珍惜当下”。泥土于他，不仅是材料，更是记录历史、传递乡愁的日记。“泥巴不会说话，但它能记住情感。”

泥土新生 在传承中书写时代

凭着这份将生命体验与技艺深度融合的执着，刘洪海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身份于他，与其说是荣誉，不如说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。“传承人，‘传’字在前，”他语气诚恳，“手艺不能只停在我手里，得像种子一样撒出去，看它发芽、长大。”这份朴素的认知，让他将大半心血倾注于教学。

自2018年起，他每周准时出现在那楼镇中心小学的泥塑课堂。教室里，他俯下身，握住孩子沾满泥的小手，“力气要匀，慢慢转，心里想好你要做个啥。”他常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捏的不是泥，是你们眼睛里的世界。”

多年来，他教授的学生超过3000人。看着孩子们从捏出第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动物，到能组成热闹的“农家院”，刘洪海眼中满是欣慰。“有孩子跟我说，‘爷爷，我捏的是我姥家的小狗’。这就对了。”他笑道，“手艺活了，是因为它连着他们的生活。我教他们，不是指望各个都成匠人，是让这土里的‘根’，能在下一代心里留个念想。哪怕一百个里只有一个将来愿意继续捏，这门手艺就断不了。”

从那个在田埂边自学摸索的农村少年，到非遗传承人，刘洪海的脚步从未停止。他的指尖，连接着千年工艺的血脉，也流淌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温度和思索。

刘洪海的传承，绝非简单地复制。他深知，古老艺术必须与时代同频，才能呼吸。“泥塑不能总是老样子，”他说，“它得会说今天的话。”2022年第十二届江苏书展“方志江苏馆”里，他带来的作品令观众耳目一新：不再是传统的泥娃娃与祥瑞动物，而是一组组栩栩如生的“抗疫题材泥塑”。返乡登记的场景、核酸采样的队列、白衣天使疲惫却坚定的身影……他用最乡土的艺术形式，定格了全民共同记忆的瞬间，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沉思。

“当时就想，这么大的事，我的泥巴得记住。”他回忆创作初衷时说道，“老祖宗用泥塑祈福平安，今天，我们用泥塑记录守护平安的人。这精神是通的。”

这正是他创新精神的缩影。他的创作题材早已超越传统吉祥图案，悄然扩展到法治宣传、安全生产、移风易俗等当代议题。在技艺传承上，他坚持走进校园、社区，让泥塑从一门手艺变为可亲可感的审美教育与文化启蒙。

他手中诞生的泥塑既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也成了讲好中国故事、传递时代精神的新载体。刘洪海摩挲着一件新作品，平静地说，“泥是邳州的泥，人是今天的人，魂是咱中国人的魂。它当然更应该活在当下。”

从田间地头，到聚光灯下的非遗传承人，刘洪海走过的路，是一条用泥土铺就的修行之路。他守住了数千年的根脉，更让这抔泥土，深深呼吸到了新时代的空气。那些曾经沉默的泥坯，在他的指尖一次次醒来，继续诉说着关于生活、关于传承、关于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美学故事。路，还在他脚下延伸。

刘洪海在做泥玩具。

本报记者 吴一凡 摄